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翟灝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五

明　錢穀　撰

祠廟

惠應廟記

黄呙

蓋聞三代迭號仁義攸歸七國僭稱簡牘是詭或封建子弟或追贈公侯居於域中莫斯為大然有功於國有惠及民後世尊其道者亦受命無愧矣大聖山王者馬鞍山之神也按圖經梁沙門慧嚮謂兹山諸勝可興佛

寺雖用志彌篤力莫能逮一日冥寢山靈現曰願助千功以副斯意是夕雲驅電掣駢闐之跡遍林莽鞭扑之聲震巖谷數里恇悸詰旦陰翳潛廓靈基倏成夷廣横袤十七丈高聳二丈小大規矩混然削成其直如繩其平如砥殆非人功所能致也事聞建神之祠錫命曰大聖山王蓋旌其功而表其美也自兹以還威靈益著聰明正直鎮乎百里之境福善禍淫庇乎一方之民凡猶豫者卜之如釁靈龜疾疫者禱之如餌良藥肸蠁之應

昭昭而可驗牲幣之祭紛紛而不絶及物之惠斯亦至矣然而年祺久遠棟宇隳壊軒墀蔽乎春草廊壁鳴乎秋蛩雖靈之具存而像亦斯弊邑人陳仁紹者好善不回積財能散眡廟宇棟橈思締構以鼎新令僧主静志堅同募居人以成勝事僧顧文清瑩亦贊其能戕疏一發如石投水施利四來如川赴海凡所得者僅踰千緡於是鳩工市材揆日蕆事歳時未易斤斧告停危檐翬飛疊瓦鴛甍窗牖明邃欂櫨赫奕殿堂廣其舊制廊廡

闢乎新規門闌有制左右有序中塑神象森衛靈官威儀聿成藻繪斯煥蓋所以答神休而肅祀事也噫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典禮尊其祀焉矧兹山王垂數百載而英烈不昧始施功而成善事終佑民而享明德建祠追號亦其宜矣前所謂有功於國有惠及民後世尊其道者受命無愧其斯之謂歟昺因訪舊胥臺薄游是邑聞其異跡缺於紀事既懞確請不獲牢讓辭旨淺近斯為媿焉明道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惠應廟祀崑山神在縣西北馬鞍山之陽唐中和二
年建宋崇寧間賜額曰大觀廟封神曰靜濟侯紹興
間加永應淳熙間加昭德慶元間加顯貺開禧間改
封昭惠公嘉定間加靈濟寶慶間加福應紹定間加
康祐淳祐間封顯祐王國朝洪武中改封崑山之神
每歲夏四月祀之永樂中廟燬宣德中縣丞吳仲屑
重建祝文曰有山巍巍惟神主之有民林林惟神福
之誥錫寵褒以答神休英爽如在享祀千秋

宋衞文節公祠堂碑　沈曾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章經奏故宋太師秦國公文節衞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蚤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大政中外歷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為甚重自范文正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也方韓平原之勢焰薰灼毀譽舛午今年朱元晦斥明年趙汝愚罷而

偽學之禁日迫正士接跡遠引猶排擊無所容其身而惟重利祿輕行檢者附麗以成其私攘臂僥倖於一時而無以為善後之計公以理亂安危之機間不容䆮具疏利害請除之而侂胄師旦為世大戮矣尤務搜賢才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所言夙與元晦有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注書又請為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謚於今三百年為士者

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搖落神弗寧妥民有以義起者為徙置學宫之旁俾七世孫焓居守墓在湖州者亦已蕪沒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饑渴故能克殄兇慝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讐恥自奮以厲不剉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忠厚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為法後進如此而嵗時不修祀典有缺使士大夫何以為風厲而世道無所取

衷焉乞量為定立時祭則象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注歲時祀以牲特奠帛為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為嚴禁約毋有所毀本部右侍郎葉盛與公同里嘗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遠湮沒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為勸説協規之士買田數十畆以助脩葺費而焓得永為世業俾魯撰詞刻石以示遠烏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用違其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

毅慷慨多大畧是以吳楚之國常不兢於中原此非定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公之孤軍無援而斂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區處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舉勍敵為之震慴使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海內豪傑惕息聽命之不暇大功之成夫誰能居其右者而謂閩越南産迂儒僻士果無能為邪金源既衰北鄙多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畧之士下扞牧圉者甚衆使公柄用而得與戮力必能

集衆謀申警偹厲鋭養威以作南士之氣使無忘北鄉
觀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乎自彊假以歲
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髙才見踈寡謀自
用而動不相時舉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衂之餘没世不
振雖公之明見不爽悉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用所可
見者如此而已烏乎天乎是曷故哉於其祀作歌以侑
神歌曰山蒼蒼兮海茫茫懐故都兮天一方中原在遠
兮不可望事往人異兮我心徬徨嗟直行以自遂兮

恥徇時而為否臧茍校功貲之得喪兮夫孰謂名德之弗昌玄雲兮翺翔靈風蕭兮來景光廩有食兮食有堂歲事修我兮我其來享時驟集而不可久兮吾將返飈輪於帝鄉

宋衞文節公祭田記

嵬邑馬鞍山之顛有衞文節公祠堂歷歲久而頽壞樵牧所侵神弗寧妥邑人今少冡宰葉公與文節同里閈景仰先哲見而憫之天順辛巳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勑巡撫兩廣時都憲江右劉公顯孜適巡撫江南遂
與言之從置學宫之旁為置田二十畒俾七世孫焓居
守成化丙戌湖廣安陸唐侯豫叔來宰是邑之明年絃
歌之餘登公堂而見其子孫之寒餒不自存者惻然歎
曰吾宰是邑而先賢之後若此其窶而可弗加恤邪乃
於公暇命其屬隂陽訓術龔彥中勸説好義之士各捐
已資相與助成之增置常稔之田二十畒嵗得租米一
十四石俾其後有以葺祠宇供祭祀而田址坐落圩號

具刻於石撰詞記之以示後余嘗閱郡志衛文節公諱涇字清叔生於崑山之石浦宋淳熙甲辰魁多士居憲臺登樞要歷仕三朝任中外四十餘年所言皆經國遠謀志在匡濟時雖不能盡用而於綱倫之重至誠惻怛非根於天性者不能言也及韓侂胄之柄國危亂預容謀而剪除之功居多梓行晦菴經書傳注使人知宗正學惜公不能大展於當時而淑人之功有以及天下後世者則於崇祀之典其可缺邪然公之德業雖不沒於

將來而非我邑侯之矜恤其何以澤及後世夫君子之行事貴乎可繼而有以垂於無窮故崇禮於一時者未能必其可繼於他日矜恤於一人者未能必其可致於悠遠而侯也不利之以貨財而資之以土田使其子孫世守奉其烝嘗衣食足而禮義興必有繼祖風而光前裕後者出殆於是乎肇矣予忝參蜀藩歸老於家稔聞侯之盛德因其請遂不辭而為記請之者誰致仕訓術彥中也

國朝春秋二祀祝文

才全經濟學貫天人扶植世教羽翼斯文今兹仲春秋謹以牲帛醴粢祗薦歲事神鑒不昧靈其來歆

衛文節公祠祀宋太師秦國公涇舊在馬鞍山華藏寺之左後徙儒學旁成化六年教諭劉衡奏入祀典每歲春秋祀之

崑山州作新婁侯廟事狀　　殷奎

婁侯廟者祀吴將軍張文侯昭丞相陸昭侯遜及昭子

揚武將軍休也按三國志漢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以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封婁侯吳黄龍元年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改封婁侯嘉禾五年昭卒少子休襲爵據今崑山本古婁縣張陸三侯實國於此質諸祀典後世宜有血食之奉而廟貌鈌然千有餘年莫知有舉至正十三年冬十二月知州偰侯傒斯覽圖志攷典禮悚然嘆曰忠臣烈士之祭有國之所崇奉今歲所下赦書廟宇損壞俾之修葺臣斯幸得承乏此州有如昭遜功烈光

於史册而國泯世逺遂失舊君之祀甚非明詔所以奬勸忠臣之意即下令以敇書從事乃相州城東北三里婁縣故治有叢祠一區撤而新之考三侯冠服之制像設其中文侯昭侯並位南面揚武西向侑坐又合廟左佛廬四楹為祠祀齋室俾里人教授其閒繚垣四周前為崇門題曰婁侯之廟閲明年十月某日侯率僚友具牲幣以落其成顧羊豕所麗石未有刻詞謂奎嘗預兹議使狀其事始末以請文於作者奎觀偰侯是舉所以

崇祀典去淫祠風厲臣子之盡忠將順朝家之美意皆可書也作歌詩鐫之樂石以示永久禮亦宜之故不辭而為之狀若夫三侯德業之詳則有吳志本傳在咸陽教諭殷奎狀

婁侯廟

子布文武才鼎峙非本志伯言社稷臣早定西龕計霸功貽吳甸侯封啓婁地何以慰遺民於焉崇祭祀

同前　　袁華

婁民尚淫祀祠廟徧村墟疾病因醫藥奔走信羣巫椎
牛釃酒醴婆娑樂神虞神不歆非類傳記言豈誣聖人
制祭法有功則祀諸崑山漢婁縣舊邑禾興與婁縣名
尚存在今城東隅張昭洎陸遜封婁肇自吳桓桓孫將
軍仗鉞東南墟升堂拜昭母情好昆弟如策薨受顧命
擁權運謀謨陳獵止酣飲禮下魏使車忠言不見聽托
疾歸里閭舉邦憚威嚴卒年八旬餘伯言雖後出智畧
雄萬夫權配以姪女數數詢良圖一從呂蒙舉乃修關

某書潛軍克公安徑進守宜都走倫夷陵城威休夾石區相吳柄圖命上疏陳立儲赫奕兩侯功彌久而弗渝太守念婁氓報本昧厥初淫祠既撤毀左道咸剪除改祠祀婁侯像設崇屋廬復覩漢威儀清風肅貪汙遂令此邦人車蓋相填於雨暘及疾疫走禱來于于穹碑紀顛末大刻龍騰拏于以告來者并解婁氓愚麗牲歌送迎萬世奠厥居

婁侯廟在縣東北婁縣封吳張昭陸遜封婁侯故人

立廟於此祀之元至正十一年廟圮知州偰傒斯重建

劉龍洲祠　凌萬頃

曾隨鷹鶚上天閽肯信荒山泣斷魂百歲光陰隨酒盡一生氣概祇詩存塚傾平地藤蘿合碑倚空岩霧雨昏縱使紙灰那得到落花寒食不開門

同前　殷奎

𢧐之亦豪邁生世何落落抑鬱過宫書蹭蹬平邊畧悲

歌能無動沉醉信有托新祠薦寒泉九原詎可作

同前　　袁華

劉君廬陵秀胸次隘九州倜儻負奇氣辛陳同俠遊西登峴首山北望多景樓長歌過慟哭志在復國讐異才世間出高揖輕王侯奈何攀桂手不能占鰲頭肆情詩酒閒文焰射斗牛崑山非故里遂為潘宰留五十死無嗣埋骨東齋陬星霜屢變易夷墓為平疇有司重封表勒石樹松楸何人灑麥飯凄涼土一抔建祠立神主買

田供庶羞仁哉太守心祭祀亘千秋

同前　　秦約

龍洲先生湖海士矯矯高風絶代聞持節去為金國使封書曽感獻陵君籌邊英畧生前志垂世文章死後勲壞塚年來誰洒飯愁看棘樹擁寒雲

同前　　楊維楨

讀君舊日伏闕疏喚起開禧無限愁東江風雨一斗酒大地山河百尺樓龍川狀元曽表恠冷山使者忍色羞

白鶴飛來作人語道人赤壁正横舟

同前　　偶桓

遠尋遺墓入烟林幾度臨風感慨深草暗頽垣春放犢霜寒宰木夜栖禽清江載雨孤舟夢異國登樓萬里心泉下劉郎呼不起吟成哀些一沾襟

同前　　沈愚

文章人物邁時流袖拂天風萬里游黄鶴樓前江月白買花沽酒醉中秋

中原望斷獨興哀懷抱憂時鬱未開斗酒𣪠肩風雨夕為誰辛苦渡江來

劉龍洲祠祀宋詩人劉過改之過廬陵人紹興閒客死崑山其後主簿趙希懋葬之馬鞍山東齋之西岡復即東齋為祠後燬於兵元李知州偰傒斯與士人殷奎等修復之

黄姑祠題壁　　范氏

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

因何朝莫對斯人

黄姑廟　　高啓

農祭頻來水廟扉銀河東望失星輝天孫秋夜應相憶一去人閒竟不歸

同前　　周南老

黄姑與織女睆彼河西東胡為玉山側靈姑于以降寨惟拜靈姑宛然天女容黄姑即河鼓誰能辨雌雄神亦不為誰惟民之所從有禱輒有應歲歲祈年豐

黄姑廟在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黄姑事具中吳紀聞

葉文莊公祠記　　吳寛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英宗一作正統中為兵科給事中當巳巳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悉中機宜自是有名於時後出參政山西擢都御史南北廵撫制禦邉境功績益著憲宗之世一作成化初召為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没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乂由進士來知縣事自以

少知公名今獲令兹土無以慰仰慕之意適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蓋謂公之為人天下皆知其賢況鄉人哉没而祀於其鄉此禮也顧佛廬有當撤者乃特毁棄其像以改公祠設位於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托公之子壻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為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

有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有之公之政事載於國史甚備已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為法純雅明正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諂佞之徒有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忍與接所以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於當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没使天假之

年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烏乎惜哉寛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為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況其為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强書而復之祠成於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葉文莊公祠在儒學後祀禮部侍郎邑人葉盛弘治二年知縣楊子器建

吳公子游祠記　楊一清

成化乙巳冬監察御史鉛山胡君漢按節三吳過常熟祇謁先聖退謁先賢吳公子游祠祠出禮殿隘陋弗展君顧瞻盡嗟乃進蘇州府同知華容毛君瑄曰吳公大賢常熟鉅邑維祠堂僻弗稱殆非所以崇明德勵風教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毛君曰諾爰率諸將士弟子度地於學之東偏遂承檄任其事然本以義舉不欲勞民力時教諭天台張景元捐俸首事邑之士民尚未丕應無何蘭江祝君瓛起進士為邑令用君意勸誘屬

人聞者風動共佽助之以後為耻材甓椽埜至於工傭餼廩之資胥此焉出乃卜吉庀事命義官孫允周棠董其役隆棟厚礎既矗且安堂室中嚴門廡森列經始於丙午春三月至四年秋九月訖工議者猶病祠地前迫義官趙璧市民居以廣之由是豁然開朗視舊觀不啻數倍耕農販夫但見新祠之煥嚴而不見庸調之及已也莫不戴神之休以上之人不虞用其民為德毛君謂重建本末不可無記寓書鎮江屬予記烏乎時至春秋

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邁迹勾吳北學於中國篤信不懈遂能以文學上齒顏冉為高第弟子率開東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大且當時稱名卿相謀人家國者漠乎未聞道功利之說瀾倒故以由求之賢其論為國止有勇足民也可知已公宰武城獨能以禮樂為教使當官者知以道治民為賢而刀筆筐篋之吏不得為名教所貴其為惠於天下後世甚博先民有言盛德宜

百世祀故鄉先生沒則祭諸其社尸而祝之公道德之在天下者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為之特祠以奉祀事仰止景行之意於是乎存然自公沒千有餘禩宋縣令孫應時始剏建於慶元之三年晦菴先生為之記厥後改建於王爚鶴山魏氏記之重修於國朝之唐禮南陽李學士記之第皆僅取茍完無慮經久其亦有待於後之人乎夫祠不祠不足為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化其下者有司

事也然世之為部使者所以程督其下惟錢穀訟獄期會間是急郡縣之吏奔走不暇以應乎其上者如斯焉耳矣胡君方稽覈戎籍顧能於風化究心焉然不數月擢僉山西按察司事以去使郡邑之間不有賢者為之宣力則其志莫可自遂且以朝廷良法美意動為有司所格懸重典以待之不事事者猶自若也況於一祠之小簿書督責之所不及者哉君子以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為政為學公所受於聖人之家法具在凡

吏於此而不能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茲而不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皆棄於公者也因以麗牲之石併著之

子游言公祠堂碑

桑悅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歸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宋慶元閒孫君應時宰吾邑曾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君爚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葺惟祀之於家者或有興廢本朝巡撫工

部尚書周公忱及令甘君澤皆鼎新之後燬於鄰災四明之慈溪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為事於公之肖周其學費而婚其未匹為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紫陽朱夫子為之記凡公髙弟聖門與能過化於吳大畧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為文學者當以為鄉之後人告易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
經緯天地為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
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為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
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
道道即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
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

為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為文學特藝焉而已耳若公之文學誠可謂道德博文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為儒者不過餔啜簡策糟粕為出入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勸督如元凱曷足以窺聖學之一斑而況淺識謏聞之士以小才自恃不復知身心為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為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顏子之文學在是由是

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烏乎是可一蹴而至否邪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死公之心庶幾齋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明窗淨几之下皆為廟公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為公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為公之佳子孫予辱與公為後進願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丱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勉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文學名科禮樂為教啓我後人儒風聿興

吳公祠祀孔子弟子子游初在縣東北一里宋慶元二年知縣孫應時別建於縣治内寶祐間知縣王爚移置儒學大成殿後咸淳間知府趙順孫又剏書院於郡治元建文學書院於縣東今入祀典春秋祀之

商相巫公墓廟碑　孫應時

人臣事君之道有爕成有弭輯有鎮定爕成者學術能

開太平弭輯者才能能銷災患鎮定者德望能襄大事斯三者君用之皆能致治臣行焉皆能盡職所謂大臣者胥此商有賢相曰巫咸具茲道以事帝戊子嘗攷文獻知之初雍已既立王業中缺刑濫法弛德衰澤涸於是伊陟贊於公公治王家有成作咸乂四篇斬而復新翳而復明也故曰變成是時也桑穀在朝昏生旦拱甚矣其妖也乃啓太戊修政明禮或早朝而晏退或問疾而弔喪桑穀自亡此之謂弭輯商侯昔有不王不享者

於是效順越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聲靈赫烜國本敦固號曰中興此之謂鎮定至祖乙時子賢紹武殷道復興烏乎事是君者效勞於無事之時易也於艱難危厄之際而能幹全曲成者難也太戊立商祚中葉而祖乙殆甚公父子克忠以濟時艱一道允成天豈并毓忠良於巫氏以興商乎或者英賢感氣運而迭起理自然歟嘗攷越絶書虞山巫咸所出梁蕭統云虞山巫咸所出又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冢在虞山上子賢

亦葬其側由是言之公父子邑人也而地志謂山西夏
縣有巫咸頂相傳公嘗隱此況嘉定中鄉人掘地虞山
西麓名青龍山㟁山有腹罔得古碑八分書刻商相巫
咸冢凡五字前令王公爚文治有餘搜巖剔埜以存亡
繼絶為事念吴之先賢莫出公右作廟此山之腹罔於
山頂則修墓焉春秋祀義起後人應時又恐去世既逺
而成功泯乃礱玄石為文辭以為後世詔辭曰　於赫
殷商業肇武湯中世有嗣王朝内拱祥桑桑枯德政良

良臣輔匡國勢熾昌作式四方四方既襄公艾成廟廓殷土芒芒誕降虞山陽山腹有圖靈氣奮揚千載聲亡碑文孔章新廟於石旁駿奔靡遑厥功難忘酒清肴香曰公之故鄉鑒此烝嘗

常熟縣新建鄉先賢巫公祠記　陳寰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厓青嶂溪河逆折縣城址故環之緣為西關萬井聯輳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觀内有七星古檜有梁

昭明太子讀書臺有宋學士丹井銘歳時習朝儀於此為祝聖道場其西有東嶽廟有張許關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閒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樹鑿壙死將葬焉嘉靖戊子冬大巡撫荷峯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別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亦皆鄉賢設木立廡下乃退坐明倫堂進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既畢復進一高等生俾講子游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

若此令爾縣崇奉鄉賢而列巫咸父子於子游兩廡於義何如瞻享既忒神必靡寧此固我官府責然事在學校亦漫無建請何邪諸生皆稱謝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碑纔五大字曰商相巫咸冢皆古八分書縣令孫應時遂建祠宇碑記尚傳今青龍岡地雖莫可考然秪在山麓無疑於是爭舉鄉民壙地僭踰非制請褫為祠甚當公乃付之縣令胡君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命歸壙石留其内門及堂廡橋道後建

正殿以奉二木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大夫及齊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欝高臺素甍與松林竹石相掩映莫不深副情佇慶忻頌美胡君與二令洪君熊君輩以褱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示後世褱不可默竊惟古稱鄉先生没可祭於社若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召公曰巫咸乂王家而朱子集楚辭注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蓋因事有指一

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有邪正道固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皋夔稷契之所行羲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玄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哉即其有功世教如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況於所生之鄉而今且弗稱固宜當道諸君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烏乎殷商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

商周人物已盛若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為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若何而可哉遠勢忘利反身踐實蓋不必追述咸乂而所以為道術者必大必正不徒事文學之末以僅取科第而所以為臣子者必恭必敏以勵行等而進之以希聖賢如是而經傳遺教以及今日祠祀之新庶無負耳茍不能自振拔與時俗溷焉則東南西北往來具瞻身過祠下而必推之其能靦然也乎褒敢敬持是説願從邑之後賢同悉所戒勉哉

巫咸祠在虞山之麓

宋周孝子廟碑

錢通

凡人位天地間居百靈長是其果何道以致此哉其必有以配天地而異乎百靈者也亦曰道而已矣然則道何先曰孝而已矣是故孝者冠百行首衆善亘古今而不息以之為家則家化以之為人則人從以之為祭則天地百神格以之為事則無有所處而不當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既至而所推無難者矣琴川有故

周孝子廟志傳孝子者諱容家世琴川人生有宋乾道閒早失所怙事母朱氏克備孝道凡鄉里義事力所能為者必極意以先之如釋已負人咸德焉至淳熈閒先母氏歿既歿之明日即降於家告其母曰兒神矣復自矢曰某雖死當必輸忠朝廷盡力鄉里不能蠢蠢隨草木腐也淳祐初鄉貢進士邑人陳榷簿等感其神謀祠其像於邑東南隅即今之廟是也凡遇旱潦疾疫疑所不決者必禱焉有禱輒應越十有二年壬子國子監進

士邑人趙必𨦟等遂條其實跡之驗於時者數事上尚
書省奉勅賜額靈惠自後神益效靈後元泰定五年報
恩寺僧耀觀主檀越楊公復募建前軒并後寢若干間
以位神考神母神之居始具我朝洪武初有事於祀典
而有司亦上其事既加稱號仍賜每歲九月二十一日
神誕焚帛令有司率鄉老士人以祭神用答神貺琴川
之民信神者如信父母歲而拜禱如賈赴市廟之旁紫
蘇山積蓋人得此以愈疾緣神母生時所餌以嘗愈其

疾也烏乎孝之所推有感於人若此哉雖然若人之所以為神者以克孝也朝廷之所以封祭者示勸懲也而人之所以奉神者以其靈也嗟乎奉神之靈不如景神之行慕神之明不如體朝廷之情是神之所有望於人亦朝廷之所大惠斯民者歟洪武壬戌住祠里人隘廟貌之弗稱也既建明堂二間以廣神棲已已歲國子監生趙維字士綱北平真定府趙州高邑人來贊是邑政平訟理有禱必應歲時躬謁祠下以神之事跡未著立石

以張神之靈并志其事之始末以求余銘謂若神孝行之實蓋必有大過於人而不止乎是惜乎志畧其說史失其傳焉有墓在今縣鄉之四十五都虞山之陰銘曰

厥惟生人孝居德先一本既立百體斯全如水流濕如火就燥已既有神推無不報曰周孝子樹本惟良德專有事慶衍無疆輸忠盡力視人猶已厥誓弗違死而不死國有顯祀人欽緒風廟貌峩峩歷世惟崇洪武二十二年歲在己巳春正月吉旦鼓城錢通撰

海虞孝子祠　　吳訥

峩峩邑城裏云是宋周容父歿居田里出妻躬養母子孝母心喜子歿母復亡錫封崇廟祀寥寥二百年流俗日彫靡歌詩弔英靈純孝今誰似

本朝祀廟祝文

德成於已孝感於天旌之祀之敦我民俗

周孝子廟記此廟在郡城孝友坊内　　吳寛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於常熟在宋乾道

閒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於為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歿一日降於其家以已為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言終歲民無災患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民閒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差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鉟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寇盜等顯迹數條上於官朝廷特賜廟額曰

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秩於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歟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侵民饑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者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

事則與里正李忠周圯輩言於縣於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而募財於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衞千户陳俊等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九年十月興工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奥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於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記英遂礱石乞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祠唐狄梁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太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

君子葢深與乎斯舉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愧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災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沴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往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廟祀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享之其歌謳懽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燕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

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享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命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吳寬撰奉直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李應禎書并篆額成化十四年九月廿六日立石

周孝子廟在縣治東南百步孝子縣人周容事母至孝歿見夢於母曰兒已為神當輸忠朝廷盡力鄉里

宋淳祐初邑人鄉貢進士陳櫂簿建祠祀之淳祐十

二年進士趙必鏛上其事賜額靈惠洪武中封周孝子之神每歲九月祀之

張旭祠記畧　張著

張旭字伯英吳人也生有文藝好草書嘗為常熟尉及卒為邑學土神往往吏於學者惟其人則相之以安且顯其去非其人必傾之或弗終厥任或出即覆其所利或遂以滅亡其報之捷於影響至正乙亥秋八月天台陳君敬德來為教授誓神以不私居無何有不得肆其

欲者謀敗君弗遂由是人皆知神之有以黙相者焉吁唐去今幾四百年神之靈貺如一日則後今日其有既乎

張旭祠在學門內祀唐縣尉張旭

甘泉龍神祠禱雨記　鄭元祐

吳概以水為國東出而為吳江其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浦溆之間洲渚之上州既左江右湖雲濤烟水其為神龍之宫靈怪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依人以著靈

而人托龍之麻以為命則其四封之内呼吸而詔之者故何難哉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為梁者相望獨第四橋之下水最深味最甘色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之入茶經則其異於衆水也必矣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其橋之北水之中沚建祠以享龍謂之甘泉龍神祠其來蓋甚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將就槁時高昌巴延實勒公為達嚕噶齊憂心惻然乃捐已俸市香蠟宿齊戒躬親祠致於昭靈觀道士富如心乞為壇墠籲天

而公躬率幕僚胥吏之屬悉徒步謁神祠下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龍鍊鐵符投橋下符纔入而雷自水起玄雲四垂雨即隨至公驚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水至州署有赤鯉躍入船中雨既告足即昭靈醮謝比竣事復迎牲祠下合樂大祭以答靈貺州遂有年於是州之民讙然言曰吾州依龍以為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至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響應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其故

何哉於是遂昌鄭元祐曉於衆曰若知公嘗為泗州長尹乎天久雨泗之民將為魚公箋詞以請於上帝其詞有曰甘減一紀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焚而雨霽然則公之臨政愛民至於不惜身命有如此者爾民亦知之乎於是州之民悉公之心戴公之恵其恃公以為民命也有所在矣作甘泉龍神祠禱雨記

本朝二祀祝文

松陵之南具區之衝衆水所聚神龍之宫欽承聖代祀

典尊崇歲時旱潦致禱必從波濤不驚利澤無窮玆當仲春秋式陳常祭神其鑒之

甘泉祠在吳江縣治南六里石塘第四橋北祀龍神也

重建三高祠記　陸璣

寶祐丁巳之十一月余友曹良朋為吳江之五月也謀新三高祠明年二月成三月書來屬為之記蓋自吾為序也或來質焉河南程氏論高尚之道有四懷德不偶

而高潔自守知止知退而自保者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不屑任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鴟夷子相其君伯扁舟去之可以為知退矣羮蓴膾鱸筆牀茶竈張季鷹陸魯望豈真嗜之為大司馬掾摶刺二州非不求知於人與不屑天下事也直懐德不偶爾夫功成而退高矣不偶而去奚其髙良朋曰不愈於不去者乎或又曰是三君子者知幾而已否則大夫種顧常侍鹿門子之倫彼非自髙人髙之爾人舉然髙之則靡然從之有天下

者何利於此殆不可為訓良朋曰天下無人乎哉吾惟知夫世之人不可一日不慕三髙而吳人之不可一日不葺其祠也遂慨然為之不疑祠在慶歴閒寓繪事於長橋稍遷於鱸鄉亭最後徙今地邑人王份别墅之雪灘也居故偏小不與地稱而地亦偪仄不與人稱韻人勝士往往病之然而制令者誰而百年於兹無動心者夫邑所以名以有三髙也三髙所以名有風節也不此之為吾真俗吏哉今地僻而屋顯且君家遠祖在焉顧

有述予方斥歸非事言語時謝之惟謹其年五月以事渡淮道松江艤舟祠下良朋要即其所都雅殊甚入而謁肅如也三君子者不樂於斯乎泉香蔚蓋不與包山洞庭相終始乎堂昔為閒者三今挾以厦二有朝夕汛掃之居軨軒敞其前有展酹者陟降之地兩廡翼之蔽以亭亭之南為榭下臨雪灘旁帶垂虹復有臨望泛浮之便可觴可咏可奕可釣不與祠褻此最令君用精神處也予愬永日不忍去清風自生翠烟自留左江右湖

雲山水樹電留而千態矣鷗掠而飛征帆倏乎去來葦聲作秋菱歌起而俄歇莫不一一有思及乎月淡而漁燈起夜寂而水怪呈疑三君子者逍遥其間可揖而致特未見春紅鬬妍秋空紺徹雪之朝雨之昏何如也噫嘻可想而知不此之記吾亦俗人哉良朋永嘉人朋寵其字也府主觀文殿學士趙公與篡捐緡錢遷隙宇以相之份之孫臬亦獻地以廣其址云其月既望山陰陸釴記資中李仲熊篆額良朋書

三高祠記

石處道

越相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平彊吳報國積恥引兵北渡號令諸侯以尊周室使其君伯於當時乃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乘扁舟浮五湖由海適齊晦其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晉張翰有清才善屬文初入洛都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覩時紛紛明能見幾思菰蓴鱸膾棄官歸吳嘗語人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心自逸曠達不拘號為江東步兵唐陸龜蒙

舉進士不中自從張遊歴蘇湖刺史皆辟為佐還隠松江講學益勤多所論撰尤長於詩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耕釣往來不交流俗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吴江有古畫三軸筆法頗工傳者以為真前人作堂於斯就圖其壁目為三髙繪事滅裂稱號舛差不崇不嚴人玩視之余至官佐貳咸謂此宜葺久矣於是像而祠之三人者金玉始終異代同趣遺芬餘懿溢於無窮可以懲貪而導廉可以激俗而勵時後世有識

之士莫不樂聞其風而想見其為人然則肖形辨位因故增新使人得以致其敬焉亦禮之莫敢廢者也元符三年三月三日端溪石處道記

三高祠田記　陸元吉

三高祠石湖范公一記盡矣所謂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而天下同高之邑人獨奉其烝嘗者蓋有自馬宋乾道閒徙建其堂於雪灘像而祠之垂二百年南北士大夫仕於州者初涖政必謁拜又率州之士民

長老集於堂下以修祭祀禮閱歲悠久棟梁榱桷寧免傾圮非以嚴祀事而崇聖化也故鄉老耆皆謂元吉為魯望先生遠裔居先生之里乃闔辭見褒舉於有司乞以元吉主奉祠事既而江浙儒司申命於國子監始得請焉於是設掌祠各一人以佐其事元吉祗奉以來其敢不加謹然每念時祀有恒則棟宇必葺其所能者可不為謀遂置吳江田五十畝歲入租三十有二石為堂之公費又慮奉祀者無所憑為具詢州之學官地為儲

頻以請而遂設之益籍以教授印用防出納也鄉黨以爲然俾予直書其事刻石以傳永久由今而後庶所爲叅嘗而修飾者自有不容少怠也其畆數之詳具見公文之副墨云泰定元年八月吉旦主奉陸元吉記

重修三髙祠記　趙均

吳江城南之雪灘有祠曰三髙始自舊宋以祀越上將軍范蠡晉大司馬東曹椽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堂陛虛敞門廡完偉前瞰太湖俯臨垂虹有堂翼然中肖三君

像祠貌肅如也春秋仲丁州之官僚率邑人致祭於此
比年屢更兵燹垣墉四室蕩然成墟堂雖僅存瓦缺榱
崩不蔽風雨而三高像亦廢亭有舊碑穹立草莽中荒
穢滋甚歲洪武戊申夏五月知州孔侯謁祠慨然曰三
高先賢也矧嘗棄官歸隱清風峻節異世同符相望於
松江太湖之上有勵士君子出處進退之機今祠宇弗
稱豈非缺典同知詹君州判熊君吏目李君合詞贊曰
此吾同寅之責不亟治殆將摧毀幾盡有廢祠祀遂庀

工命徒筮日肇事斬木伐石廓新輪奐侈不踰節儉不失度與舊制等踰月而克有成且屬趙均記之噫三高泥塗軒冕脫屣世事自放於江湖閒以盡天年其明哲而知幾者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三君有焉至若敦薄俗振流風深有補於名教不惟邑人高之天下古今莫不高之是宜祀事孰曰不可因識歲月梗概勒諸石若夫三高行跡具載史策茲不復論祠之刱改顛末則有舊刻之碑石在亦不書孔侯名克

中字庸夫闕里宣聖五十五代孫世家曲阜同知詹君名文質字子儀家濠梁州判熊君名以德字亦如之君山南之中興人吏目李君名友仁字文友廣信人云是歲六月既望大梁趙均記

三高祠記　丘霽

蘇郡吳江縣有宋時所建三高祠祀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蓋取其功成身退扁舟五湖駕秋風而思蓴鱸逸江湖而召不起皆不溺於功名富貴脫然高隱清風

峻節可以風厲士習貪饕而不知止者是有益於風教也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次而忠臣孝子節士烈婦可範後勵俗亦祀之者必仕於其地産於其鄉人所向慕斯為有益風教如張翰吳人龜蒙居松江甫里而吳江祀之固宜也至於范蠡南郡華容人事越王勾踐初勾踐興師伐吳吳王夫差發精兵擊勾踐於夫椒遂圍於會稽勾踐用范蠡計令大夫種以美女寶貨獻吳太宰嚭勸夫差罷兵而歸勾踐子胥諫不聽以死勾踐歸國

苦身嘗膽欲雪會稽之恥秣馬厲兵二十餘年始興兵伐吳遂棲夫差於姑蘇之山夫差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勾踐勾踐不忍欲許之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天乎勾踐聽蠡言遂平吳地夫蠡之謀實於越而於吳則讐也今吳江之民得非吳之遺民乎安有遺民忘恥祀讐而可以風勵士習乎雖有不仕之節扁舟五湖之高於吳民何向慕焉昔夫差欲歸勾踐子胥因諫不行被譖讒之而賜死

今吳民世祀子胥以其忠吳而有功於民則於義裁之
蠡亦胥之儔豈可同祀於吳地邪宋之建祠元之增修
本朝載在祀典范成大亦嘗為記時未質以吳之遺民
忘恥祀讎之事故因循數百年未釐正者無乃反傷於
風教耶余叨守郡因閱祀典至三高祠祀蠡事揆禮度
義實未攸宜於是下議於郡之碩儒士夫相與許確倘
予言為是將疏聞於上用黜范蠡更是祠為二高祠云

三高祠賛并序　　石處道

范蠡去越適齊自謂鴟夷子張翰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陸龜蒙隱居松江稱甫里先生長橋東南舊有小堂圖三人於壁元符三年春始塑像祀之因稍正其名號而記其始末復作賛以美焉

范之三徙才維所施功就名顯國伯家肥進退在我卷舒隨時鴟夷為器盛酒以皮多所容受弛張咸宜達哉若人實亦似之

季鷹曠達清才絶倫見幾末然棄官如塵任心杯酒適

志鱸蓴脫身於難篤孝於親步兵之流江東一人行不越禮尤得其人

魯望高放身與世踈心專論撰跡寓耕漁饘粥不足辭章有餘江湖游隱惟我故居召命雖至其守莫渝先生如在甫里邱墟

三高祠咏古三首　　劉季孫

太湖際天碧浩蕩浮萬象中有洞庭山天作蓬壺樣蘆葦秋蕭蕭時聞發漁唱清風如可尋明月迷所向有人

在扁舟髮白意夷曠扣舷了不顧出没信波浪心已類
水石何由知得喪遺名至如今自古惟越相初為吳都
囚君后憂醢醬忍恥人謂愚祈生世知安厄癯脫萬死
歸國竒謀刱行師舞羣姓下令躍諸將夜半覆姑蘇夫
差始悲愴安側寛晷刻反掌成伯王江山入會稽功髙
誰與抗寵利速禍敗忠臣半誅放遯去舉邦求君王鑄
形狀寂寥數千年相見霜縑上
吳江淨如鏡吳艇輕如飛吳山遠如畫此景天下稀秋

風曉槭槭秋雨涼霏霏誰將菰菜擷正是鱸魚肥時有季鷹者懷此知所歸浩歌有餘樂飄忽雲邊衣亦聞有富貴大第嚴朱扉食必列鍾鼎侍妾鳴珠璣簪裾望顏色實從生光輝一言轉造化枯朽生芳菲福深禍亦稱顛覆始知機斯人悟玆理弔世潛戲欷浮沉顧寵禄安能與心違滄波浩無際草木情依依可以恣幽步白雲藏釣磯靜引一杯酒高歌憐昨非數峯太湖上斜陽明翠微虛亭展遺像想見猶忘機

人物盛東南莫如吳郡陸漢季逮唐來班班聞史牘門廷迭輝赫龍虎爭馳逐風流郁蘭桂氣象鮮車服魯望乃其裔清標映宗族文章及者鮮意趣超然獨寧從一瓢飲不枉萬鍾祿雲烟謁巾袖星斗粲胸腹來居笠澤旁蕭蕭數閒屋厨中甑起塵筆下珠盈斛吟須僧舍題醉就友人宿醒將太玄解卧把離騷讀心惟近漁釣迹亦混樵牧韻高誰可聽皮子往還熟唱酬數百篇名流必雖伏業書頻有道不賦長沙鵩晚泊松江上遺圖見

眉目分明孤鶴姿軒昂駭鷄鶩

題三高祠　楊友夔

長橋度已盡有亭枕江湄常時閉其門為問居者誰范蠡具明哲功成學鴟夷烟波五湖上風月一西施張翰輕紱冕歸及鱸魚時生前一杯足何以身後為曾望棲甫里有田常苦饑不應州縣辟鬱此胷中竒並為吴越人名與日月埀相去二千載乃今同一祠壁間面如生凛然人在茲我本江海客於焉起遐思死者不可作來

者詎可期手持一釣竿浩歌孰從之

同前　郭紹彭

三君異代同清節百世流芳共一祠豈但吳江誇美績要教今古慕英姿寒江釣雪堪供膾夜月垂虹直可騎著脚豈容成默默秪緣題好愧無詩

同前　袁聘儒

功成但可將身去逃難安貧適所遭三子有靈應共笑一時何意故為高

同前　劉寅

江流東去日滔滔誰把功名等一毫若使今人同古調
不應江上只三高

人謂吳癡信不虛建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國無窮恨
只合江邊祀子胥

同前　姜夔

越國平來頭已白洛陽歸後夢猶驚沈思只有天隨子
蓑笠寒江過一生

不貪名爵伐功勞勇退深虞後患遭甫里閒居耕釣樂
范張髙處陸尤髙

同前　　　陳孚

君不見洛陽記室雙鬢皤不忍荆棘埋銅駝西風忽憶
鱸魚膾歸來江上眠秋波又不見甫里先生心更苦河
朔生靈半黄土夕陽蓑笠二頃田口誦羲皇思太古二
君隱淪豈得已一生不及鴟夷子吳宫鹿走越山髙脫
纓經濯滄浪水丈夫此身繫乾坤豈甘便老菰蒲根古

今得失一杯酒我欲起酹汀鷗魂

同前　　高啓

功成不戀上將軍一舸歸遊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

洛陽忽憶鱸魚肥便趂秋風問釣磯猶悵季鷹辭未早不邀二陸共船歸

鴨羣無食水田荒風雨孤篷載筆牀猶有新詩驚太守醉中揮翰木蘭堂

同前　　周南老

吳滅事已濟輕舟歸五湖洛下棄印歸千里懷蓴鱸甫里樂甘遯自比涪翁漁遭時固先後志操同一趨三賢凜高節媿彼名利徒萬古垂虹月清光炯氷壺

同前　　王賔

功績收藏在短蓬聲名拋擲與秋風筆牀茶竈輕簑紱今古三人氣味同

謁三高祠　　吳一鵬

垂虹亭畔三高像猶有餘風激懦夫北面何心縻爵土
東遊隨地是江湖冥冥霄漢飛黃鵠漠漠郊原漫綠蕪
斜日瓣香增太息吳淞回首片帆孤

三高祠　　宋无

退能合天道隱亦是人豪借問祠前水如今幾箇髙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功高南越遂成烟水之游迹遠東曹遽動蓴鱸之興官
辭補闕名號天隨景仰三公之高風激勵多士之清操

事迹顯於前代祠祀奉行當朝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六

明 錢穀 撰

祠廟

顧公廟碑

石處道

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知吳江縣事石處道以事至顧墟見古祠陋甚問之顧公廟也及進謁祠下惟繪形於板衣冠不正尤可駭焉於是撤除腐敝改作基構立其像設傍以位號春秋祀之按南史公名野王吳郡人精

記默識博究載籍天文地理卜筮占候異書竒字莫不貫通其所撰集並傳於後篤誠至性勵精力行志踰其貌勇溢於義内孝外忠罔見其闕當是時東南繼統不一典章制度綴輯僅存使後世可考而知馬公與諸儒之力也惟顧陸朱張吴之舊姓其顯人髙士不為少矣而祀於今者甚寡公之此祠逥立窮閭之濱獨以名存而不廢亦豈偶然乎哉新廟既成民愈知敬皆以不可復嘿嘿而無傳也因書其大畧且作詩以刻之庶幾有

能歌以祀公者辭曰　臺城赫赫東南雄畧朝文采諸賢公公之堂堂儒者宗詞學炳煥虎與龍幼則穎悟非常童丹青著蔡靡不通字書淵海藏心胷廣呑具區及吳淞入竭我孝出盡忠勇奮徇義忘其躬黄扉棘寺咸雍容國史邦禮任獨隆論著深博堅莫攻特立於世衡廬峯寂寥誰可詢靈蹤烟藹漠漠江波中一新祠像人益恭衣冠彷彿瞻遺風公惠斯民年屢豐德與祀永傳無窮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惟公居陳國之顯官任黄門之清職製篇韻以深裨於士教捍湖勢以廣益於農田資其美功合登祀典式陳蘋藻鑒此微誠

顧公祠在北門外三里菴側祀黄門侍郎顧野王或云祠即其所居故地名顧墟初廟卑陋宋建中靖國初知縣石處道改建今入祀典

三忠祠記　趙鈞

大丈夫者英雄挺生於當代而威風振拔於古今功業特立於一時而聲名激烈於千載至於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見危授命非至忠者不能也謹按諸史吳太宰伍員赤心事主犯顏極諫致遭讒毀竟死無辜於吳甚忠唐忠臣張巡獨守孤城糧援俱絶殺愛妾以食將士罵賊就死於唐甚忠宋鄂王岳飛奮身為國志在恢復中原大功垂成權臣為厄於宋尤忠時惟三子氣足以配天地貞足以貫金石力足以撼山嶽有係國家安危之

機行跡雖殊忠則一也是宜載在祀典廟食百世吳江城東之橋曰垂虹上有亭俯瞰太湖近接三江為東南勝概前監州德濟哈雅所建内祀圓通大士命僧主之歲丙午冬燬於兵明年春知州曲阜孔侯甫下車輒欲經始僚佐克諧其議以時青未舉也明年秋政通人和庶務具舉遂命工興役陶瓦聚材民趨其事吏督其程踰月而畢亭去三高祠密邇一日侯瞻眺乃毅然曰三高泥塗軒冕全身遠害固士君子之所當尚故聞其風

而貪夫可廉三忠持厄扶顛以身殉國尤人臣之所當為故聞其風而懦夫可立然使在人人知三高之見幾孰與共理其國哉要之士亦各從其志而已考昔員飛之忠吳宋保障東南功為甚大巡忠於唐雖遠在睢陽而蔽遮江淮功最居多矧自前代三高得祠茲土而三忠獨缺使人不能無憾今亭既成祠而像之揭以三忠孰曰不宜俾鈞記之烏乎三忠以文武良將竭忠報國向無奸臣之譖員必不至見殺吳國未亡不有强鄰坐

視不救廵何以陷唐室未至陵夷若夫宋雖南渡而中原父老日望恢復使無權臣安主和議飛不至見殺國將還於故都古所謂身在國安身亡國危三忠有焉惜乎生也不幸死得其所此心一揆異世同符相望於千載之上雖死猶生有志之士蓋深悲之異哉侯建是亭殆有三善表良將以勵臣節重名教也尚忠烈以敦薄俗正風化也繼述古跡不為遊觀之所則又循良之能事也有是三善奚容不書遂識歲月梗概刻諸石以告

來者洪武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初吉大梁趙鈞記

三忠祠在長橋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以奉吳伍子胥唐張廵宋岳飛

昭靈侯廟碑事詳舊唐書本傳　石處道

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以盛德大位旋轉乾坤一正造化號令風動巍巍煌煌窮廣極袤有知無形莫不被服其寵光而翺翔乎和氣凡天下神祠列於祀典者必命有司致祭而修完焉吳江昭靈侯廟内腐外毀左支右吾

偶形繪容缺滅弗備春秋薦享亦不復設名在實廢禮甚易而人莫行大恩既降協於輿情乃鳩羣材乃會衆工官給其費私獻其力革陋為壯除敝以新門廬潔嚴儀像赫赫幽秘恍惚若憑而安考於圖記乃唐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也善飛白鳥跡書見稱於時調露中為蘇州刺史遺惠餘愛民不能忘先天二年始立此廟有黄蛇居其中人益異之水旱疾癘是禳是禱罔敢或怠而舊無碑刻俗失其傳朱梁開平間淮寇圍蘇州甚急

錢王禱之輒自潰去江表以寧既而奏其事乃以為漢臣而封此侯爵豈褒顯之意歟蓋廟食於縣境凡十有二號曹王者七李明王者五去唐未久載籍具有而時代之差以近為遠稱謂之謬或斥其姓名烏乎修廟之歲霖雨沾足江湖不淫土田加闢年穀大穰於是邑之僚吏鄉之耆老皆以為祀事不可以不舉也故備禮以格之名號不可以不辨也故論其氏而正之本末不可以不紀也故摭其實而書之于以頌上德之萬一而揚

神休乎無窮其辭曰　皇帝正位浩浩其仁升日之旦發天之春隆恩誕敷流載溢覆于明于幽罔有遺漏具區之旁松陵之墟霄澄壤潔神靈是居有唐曹王太宗之子膺牧斯人人懷其惠聖政伊始嚴祠孔新禮舉名辨昔屈今伸報稱維何肸蠁貢祉彌億萬年陰相宸康

知縣事石處道撰

曹昭靈侯廟神應記　　沈義甫

朱邑令桐鄉謂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遂葬焉邑

祠之如父母李頻刺建州喪歸郡民留之建廟黎山靈
響日盛烏乎偉哉善政之得民心如此邪王諱明唐太
宗皇帝第十四子也肇封於曹常為吳郡刺史有惠政
王薨謚曰恭郡民去思朝命立祠今吳江縣城隍即王
妥靈之所也俄而蜿蜒示異邑人異之先天中遂錫廟
額惟王生前已分茅裂土矣而僅以侯爵告神議者隘
之然昭靈美名邑人至今以為稱夫王以帝子之貴能
脱綺紈之習施實惠福千里六百餘年之久吳人至今

家祠而人祝之前後守郡者鮮儷其視桐鄉黎山二賢實可比肩凡六邑惟松陵奉之尤謹邑凡二十九都為廟盖十餘所美哉王之德也非有大功烈大德政入人之深何以得此於吳人耶縣之西南八十里溪號雙楊廟之建已三百載民之家於是境有禱必應籖卜之靈其驗如響歳在丙子大兵南征民相率禱於祠下王陰有以相之他境則遭焚燬惟此方晏然無虞里人思以答揚保護之庥者備極其至顧惟廟所在廹窄傾欹非

所以彰神威而酬靈貺也於是鄉老周德華等捐金穀

為東西兩社首倡廣而新之人家富民從而樂助經始

於丁丑之春落成於戊寅之夏繼而有徐道興建崇軒

於殿階之前土木雄麗舊觀頓改獨像設未飾周彬叔

者鄉之儒士信謹者也王復示夢於周俾加繪事自一

廟由內及外煥然更新較之近都諸祠允為之冠余鄉

震澤去雙溪纔五六里市皆火燬而昭靈一祠巋然存

於烈焰中民居之附麗者得獨免焉莫不敬異而邑士

潘庚金以廟記為請予仰王之靈欽王之德久矣不敢以謭淺辭乃為之述梗概著之金石以傳永久因作迎享送神辭以畀鄉人俾歌以侑祭焉詞曰　帝子降兮涇渭之渚朱兩旛兮為吳邦主仁聲演迤兮實惠溥去之六百載兮威靈如故疫癘驅兮禱而賜雨生我父子兮長我禾黍䆉卜錫兮若相告語夢寐接兮如目斯覩干戈搶攘兮室多燬蒙王之庥兮家安堵民思報德兮闢神宇牲潔酒馨兮蘋藻盈俎黃髮兒齒兮式歌且舞

靈旂央央兮儼其來下佑吾人兮永為恃怙千秋萬禩兮廟食兹土至元十七年五月既望書

昭靈侯廟在縣治東半里祀唐刺史李明明太宗第十四子為吳郡刺史有惠政而民祀之今改衍慶昭靈觀一在縣治西南雙楊鎮

滬瀆龍王廟記　　許約

自羲軒肇人文至堯舜而祭法始備如類上帝禋六宗望於山川如泰峙王宫夜明幽宗雩宗牲幣祝號之次

壇墠上下之等不過天地山川之神其氣揚詡發泄昭昭以示人者以薦吾誠而焚燎縣祀埋瘞亦各從其類爾宗祀郊祀而配以文王后稷以宣明天地生生之德而成之者在乎聖人之位天地育萬物不負上帝之所托其作配也固宜至呂令始以五行著德立功者王名以人孟冬之月帝顓頊神玄冥以為水官之長漢因之岳瀆山川百神之祀皆以人司之位次之高下班資之崇卑疏封錫爵命由上出殊非古矣今神龍之祀從漢

制也歲甲辰前運海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淞故道湮塞
使震澤之水失其性為淛西居民害垂三十年慨然上
疏條其利病疏道之法中書以其議上聞聖天子惻然
憫下民昬墊命立都水監治事浙西以御史臺治書侍
御史李公果為省選持命江浙行中書省榮禄大夫平
江政事撒爾公董其役公與千夫長仁發等爰諏爰度
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
之費畚鍤之用飲食之需乃命民索綯乘屋厚稿秸以

防其罪湮時作輟以防其倦怠為醫藥以防其疾疫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而樂於趨事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十月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口東抵嘉定石橋浜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濶一丈五尺計夫之數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七百一十有二至九年二月晦日畢工為日一百八十風雨祁寒休假實役七十五日復置閘竇啓閉以時並請明威將軍構石置福

山閘物不疵癘民無夭災而事竟集公乃集僚屬命州牧五覆五反潔牲牢以祭民觀者如堵如復觀漢威儀克復舊物仁發等以神龍祠為請公乃顧瞻黄土之灣民物日盛商賈日集兹土可以妥神需余為記余原兹自神禹治三江以洩震澤之勢至錢氏與江再塞嘗導之而迷者復今又塞公等又導之而湮者通使天地山川之氣呼吸吐納與潮汐上下者絶而復續鬱而復伸由是觀之旱乾水溢豐穰饑饉匪降自天亦人之力也

吁安得是數君子都俞吁咈游於巖廊之上以復堯舜三代之治使萬物各遂其性如斯江也哉雖然事難於成而尤難於久惟君子其圖之惟神其相之大德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河内許約記

滬瀆龍王廟在嘉定縣西南黄渡鎮元大德八年建

白龍廟詩在樂智鄉劉家港北　楊維楨

金碧龍宫岸海坳海鄉遇旱望雲交空中白氣俄成練不比黄旗滚海蛟

東嶽廟靈石賛

尹惟一

時至元乙酉朝貴命置碑石赴都抵直沽忽爾中斷石中有聖像儼然復使載歸於嶽祠安奉焉道士尹惟一乃敬述其事稽首而獻頌曰

天然一片龜山石中有靈異無人識海航萬里趨京邑當與卿相鐫碑刻贔屭擘裂不可測洋洋上帝遺形跡劉公練視志齋莊殷勤扶護還故鄉尚虞湮没難緼藏博士朱公為舉揚移鎮行嶽古道場人人賛仰功莫量

上願聖君壽無疆

東嶽行祠在太倉州北五十里横涇市之南

天妃行宫　　楊維楨

海國神風捷可呼緣林徼福苦相紆片帆尚借周郎力

護得青龍到直沽

天妃宫在劉家港北漕漕口舊名靈慈宫

二卿祠堂記　　夏時正

國家仁愛小民在安之已矣亦既屬之内外羣司而猶

慮夫府州縣有不職則民有不安也乃時輟在廷大臣出巡撫焉惟巡撫有地環數千里其地即府州縣之地民即府州縣之民巡撫髙臨州縣之上凡軍務民情咸得便宜處置以振率各府州縣之所不逮發政施仁黜貪去暴簡修進良剔腐蠹補罅漏持欵傾燭幽隱凡可以嫗哺而袵席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是以上宣德意下達民情以是對揚天子休命慰答人民顒望生則民愛戴之歌頌之去則思之不忘也没則祠而尸祝焉不

亦宜乎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宣德正統中以工侍巡撫南畿謂巡撫事在安静不擾民自安大江迤南南畿若府州縣皆吾地也而蘇松常三府税糧淵藪國家之所倚重人民物産官府百凡科率視他或相倍蓰或相十百又前此統紀不一征斂無藝費出非經民病去而田蕪逋征積數十盈萬民力竭矣足國云何故於三府尤注意焉下令置水次倉秋糧不許糧長私家收受一切詣倉抵石輸官起運存留外之贏羡名曰餘米一歲中

若急副和買顧募徭役土木經營之類事起一時胥此焉出若馬草夏稅軍需歲造鹽鈔之類雖有常額亦此焉出外仍餘者耕補斂助歉儉賑貸恤孤養老均施溥被之也何公心計周客如此至到也邪自是居安逃復愁化咏歌逋負有償宿蠹呈露志漁獵者無地售其巧喜夤緣者無路投其技閭無胥隷之迹户絶蕺析之召雞豚蕃息麻穀被野歲復連熟米斗錢十七八文或十四五文稀曠僅有者乎如是十有七年還朝陞尚書復

來又一年致仕歸民思之歌頌之猶洋洋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此之謂歟嗣公之賢則有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天順中以都察院副都御史來其地前日周文襄公之地其民前日之民有其地有其民得其道得其心文襄公心在安民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之愛戴之不猶愛戴文襄公乎崔公於文襄也無所於改而持之特嚴然政由俗革偏滯頹靡整飭疏滌時措之宜乃相成以安民非相軋也是以貧戹在所惠鮮則均徭

之法立財貨宜慎出則漕運之費節鑿常鎮一帶運河免孟瀆下港遠涉風濤導吳淞等江下流洩震澤苕霅夏秋汎濫獄有疑濫每與平反崑山縣王阿隆充太倉衛軍死無子里中揭黄册丁盡户絶報無勾矣他日其同姓無頼子利阿隆有舊田廬衛且去其家近冀不出家充軍月得食官廪乃用自誣為阿隆近親先避軍移貫在他户言於清理軍伍御史御史信之遂逮里中論以隱匿坐充軍者凡二十四人列狀訴於崔公崔公閲

其狀非不根且謂律罪人首實則連坐當末減又中吏大赦若全坐非律意乃移檄御史復不省崔公曰凡在吾巡撫皆吾民有不幸猶將隱之況充軍乎況二十四人乎竟直此二十四人一旦脫去軍幡然復歸於民遠近莫不大快慊御史自後遇隱匿者猶與論減不充軍人謂由崔公有以覺悟之也在南畿凡五年還朝歷陞吏部尚書改南京致仕歸當崔公昭雪二十四人時今浙江參政崑山陸公容之父封職方郎中公名在二十

四人中參政公尚未官作雪寃頌頌崔公而職方公欲
為立生祠屬制令不可止而此心則懸懸往來不置也
適慈谿楊侯子器以進士授知崑山勤慎有立志期月
政通民悅繼養以教乃攷民風按地圖得城中淫祠與
庵院私創者悉毁無遺留而移其材為公廨實館郵傳
申明旌善亭鄉賢祠社學材建需縣東去一舍而近太
倉鎮海兩衛在焉有三官閣者亦在所當毁參政公言
於楊侯周文襄公崔莊敏公嘉惠吾人吾人一日蒙其

澤吾人一日甘棠之思也盡釋是屋不之毀改以祠二公永副吾人勿剪勿伐之詠乎楊侯諾之乃獨水火其土木偶而綢繆其牖户汎潔其醜穢正其唐塗飾其漶漫黷黜斥其非度者琢美木為二公之主題曰工部尚書周文襄公之神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之神扁其屋之顔曰二卿祠堂而奉安之以少牢酒清辭腆神之格思遠近來觀賛歎悦懌謳歌而退於是參政公手述二公遺惠蘇人者之畧來徵為祠堂記辭不獲乃記之

曰惟昔臯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二公惠在蘇民民懷之深也故於祠堂之建其悅之也亦深一誠相孚思之人而不忘者乎是舉也參政公實啓之而楊侯克成之因民心之不忘用以不忘二公是即所以不忘乎民後之繼之知不忘乎民則必不忘二公則此祠堂之建有永其無斁乎周文襄公名忱吉水人崔莊敏公名恭廣宗人謹記南京大理寺卿仁和夏時正撰

二卿祠祀周文襄公忱崔莊敏公恭先在陳門橋西南改三官廟為之後移置常春里文昌祠嘉靖二十六年同知周鳳岐立祠儒學

附崔巡撫辨誣記　　吳寛

國家屯軍旅為防奸禦侮計自京師達於邊徼曰衞曰所建置殆遍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法子孫絕則以同籍者充補惟別籍於謫發之先者不豫其人書於版冊甚詳里有正有胥有耆老版冊一出其手歲

久弊起或脱漏或隱匿其罪著於律令甚重每歲部符下府縣州俾專官理之旁稽窮訊若治獄然又數歲時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益家謂之軍政其法載於條例甚備益使凡名在尺籍者不得幸免然亦不欲誣平民以充什伍之數而吏不察往往失法意以為民患若某衞軍王阿隆者故崑山縣太倉二十九保人也既没而户且絶其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為隆之裔匿他里益凱固王氏别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

耳觀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今職方郎中陸君文量時尚游鄉校以其父某為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於觀觀以成案為詞衆爭稱冤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内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辨檄觀辨之觀不理衆乃復訴於公公委所屬衛若府官集二里父老輩覈實而凱之兄且自外歸白其事竟坐凱以罪悉復二里二十四人者為農實天順四

年之八月也時文量為雪寃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恩德於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於衆欲建公生祠歲時祀之顧有禁不可旣數年衆益思公文量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人之意也幸書之予因述此以復公名恭字克讓世家順德之廣宗登正統元年進士第歴仕内外四十年政尚忠厚而剛明善斷其出廵撫尤號識大體恩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事耳在公固不足書然在崑山之民不可不書也

且世之健吏為民患也久固有與其事類可書以示人者聞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於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既刻薄濟以蘇倅張徽之兇暴專欲括民為軍民有與辨者徽輒怒曰汝欲為鬼邪抑為軍邪一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數勝蘇人恨之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與抗者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數被辱宗璉痛民無辜竟忿鬱以死死之日民相率奔走哭莫及喪出白衣冠送者數千人至立廟

祀於江陰之君山廬陵楊文貞公實記其事而㣲後犯法死刑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道路見者猶嗤罵之此善惡之報也夫觀之刻不至立與㣲之甚而宗璉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為當官者之勸懲云

兵憲王公生祠記　　姜龍

古先聖王之制祀典其大者三曰能捍大患曰能禦大災曰法施於民惟今兵憲肅菴王公有焉天下之郡劇

且弊莫蘇為甚公為名御史銓曹者掄材莫如公宜乃
屈公為守屬縣之崇明環海而宅其中厥土惟沙厥民
漁稼之餘以巨艑轉販私鹺以為業甚則椎剽江海間
莫復誰何沿習已久乃歲乙未有董五者黨翼千計憑
陵唐突稍稍侵漁近地急之則操戈内向邑里震懾耋
稚號呼丁壯荷擔跂立晝夜四五動司兵暨守土官大
駭以拒則力綿以撫則信尼錯愕相顧莫能出一語建
一畫者民曰王公吾父母也來則吾其寧哉寇亦曰王

公吾父母也來則屬得生矣公聞之攘袂起曰凡居民
凡頑民皆吾赤子也其弄兵政驅之耳夙駕至太倉呼
諸耆老諭以刑福利害俾轉相傳告辭氣慷慨志意開
爽聞之者不啻挾纊不旬月渠魁授首羣脅解散各安
厥生無亡夭遺鏃之費拯塗炭而置袵席之上茲不謂
捍大患乎又明年七月颶風勃興雷轟焱發海水皆立
決防壞墉民用墊溺我藝我植秔稌雚菽麻苘木棉蔬
茹果蓏悉偃悉禗株無孑遺民以大困耕無所業織無

所資喁喁嗷嗷死徙充路公時為兵憲坐鎮卧護出餘散實呴病濡枯又借民力以治水利俾就公餉民頼以活土著晏然不異穰歲兹不謂禦大災矣乎太倉之地襟帶婁江枕藉瀚海厥土沮洳潮汐蕩激盈縮靡恒隆汚相懸田糧紛紏日增月減賦大不均昔割三縣以為州也其土盤錯交互初開闔之際豪緣為奸取甫田者無斗税無立錐者有宿逋惟公於均賦餘力尤加捜抉銖較寸剖躬握籌算務覈其實於是據田者罔隱而失

業者蠲累積弊大鏟民痛有瘳又圩分區布勒之堅珉後雖有桀黠者無所容奸茲不謂法施於民矣乎州之士民願生立公祠永以報祀州太守萬侯敏郡博王君應槐偕鄉仕王世昌等監生劉龍等學生陸之裘等耆老沈鯨陳信甫等太倉衛官軍汪麟馬林等鎮海衛官軍武尚文袁湘等徵詞於余以紀厥績且曰礱石以待久矣余州民也躬承德澤歴歴可徵乃稽古制而為之辭以見祠之非濫也頃歳王泰劇冦至廑朝命乃克戡

定然公之功居多别有紀載公於歷郡美政多有兹特為吾州頌故不得兼載焉公諱儀字克敬畿内文安人兵憲王公生祠祀肅菴王儀在報本寺方丈内

孝友先生祠迎享送神詞　王逢

東海隅兮三州宅鼍鼉兮蛟龍湫羌聲教兮悠悠靈斯藏兮道修

道不行兮長邁祠學宫兮子孫永頼日薄堵兮風林鳴如聞音之謦欬

楚葵青兮靡靡牲甚肥兮酒旨白駒兮焱馳儼衣冠兮戾止有聖賢兮依歸魚川泳兮鳥雲飛靡潛伏兮弗昭著靈自今兮欽孰違

孝友先生祠先生諱玉字德卿少游之裔受學於蛟峯方公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先生卒門人私謚孝友請祠於州庠

常熟縣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人神之主爰念元

季綱淪法斁祀典瀆揉不經馴致禍災薦起民墜塗炭乃屢勤睿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為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而外此凡在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為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命城隍靈祐侯二年已酉州改為縣三年庚戌詔定岳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葢造廟宇屏去閒雜及泥

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四年辛亥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降福禍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剝落日就頹圮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資以為衆倡經始於正統庚申落成於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

谿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相率謁文恳示久永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為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祠記然未有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澄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豈以侯常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褻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予耄耄筆研久絕兹令弗

拒衆請者葢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於違墜也

新修城隍廟記　錢仁夫

城隍廟自京師以達郡邑皆有之其神位號前代不經我太祖高皇帝詔令天下祀典神祇皆從山川名號一洗前代之陋習其神之職在默相政教康保兆民不既重歟凡有官守者涖政之始必詣祠下與神誓蓋人之交於神明有不可誣者常熟縣城隍神廟在縣治之西背山而面陽有堂有寢左右有廡前有重屋為門有道

流以守之自成化初邑令澶淵甘侯宏濟撤其舊而新之歷今三十年來日就摧廢無以妥靈揭虔令令王君大經亦澶淵人也以進士領邑謁於神欲新其祠以歲歉不果踰三年為弘治乙卯政務粗理喟然歎曰廟之弗葺予則有咎遂捐已俸以倡首而寮寀相與賛成之始事於四月望日告成於五月之下旬堂寢門廡黝堊丹漆悉還舊觀而又益以前軒易新肖像邑之士紳嘉君之政治民事神知所先後謀於仁夫請記其成立石

以告來者仁夫因是而有感焉常熟俗崇事神自廟迤邐而西半里神廟並列雖非祀典所在然有禱輒應民日奔輳擊牲陳醴甚禮甚謹有如城隍之祠朔望有司展謁之外香火稀簡其庭悄然謂之何哉蓋民固愚非有威靈以警動之則其神為不神而怠心生焉今夫神之職之在於默相政教康保兆民是福也民蒙之而不知不知則無所事於祭賽且神以聰明正直為德其貴乎民者寧若世俗之情哉而為之有司者常先民以致

敬令者祠宇之修是亦牖民之道也夫祭不欲數數則瀆祠不可壞壞則簡請以告之邑人而為令誦之是為記

城隍廟在致道觀東即東靈寺基洪武三年建正統七年知縣郭南修弘治八年知縣王大經修

重修城隍廟記 節文　范純

嘉定鬱為東南壯縣城隍神祠既作而燬國朝洪武三年始遷於城之巽隅逮今百年日敝日壞無以揭虔妥

靈祭禱弗應民屢以災告天順改元秋龍侯謁來為令下車謁祠顧瞻興歎即選道士居守以謹防護明年下民信孚百廢修舉捐俸倡率和者如響於是作額亭易儀門新殿宇㮊廊廡築垣墉中肅像貌側肖司屬規制位次布列以度黝堊丹漆施用合宜輪焉奐焉倏乎改觀是役也經始於三月八日訖於十月十日匠以直庸夫以義集安恬無勞人懽神喜侯乃率厥寮屬告成於祠自是春秋血祭神每顧歆歲恒有秋而民病以瘳矣

奉訓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邑人范純撰

城隍廟在縣治東舊在富安坊洪武三年移置

太倉城隍廟碑　陸容

太倉城隍廟舊在今太倉衛治前元崑山州志云城隍廟在州治前十餘步蓋衛治即州治也崑山州治太倉時立廟於此及州治西遷其廟不廢皇朝定制凡天下府州縣城隍之神每歲春秋與風雲雷雨境內山川之神合祭於壇太倉制衛以來無壇祭歲二祭崑山縣主

之蓋百二十餘年矣然此廟地纔餘畒逼臨通衢有司歲時來祭齋宿無所先是病其隘陋者亦嘗圖遷之而未果弘治庚戌知崑山縣事楊侯子器奉例毁淫祠以太倉東嶽行宫例所當毁乃毁嶽神肖像而改為城隍之廟其地規模宏敞殿宇廊廡復整麗壯觀縣大夫春秋致祭衛武臣朔望展謁鄉兵民日夕瞻依祈禱上下便之既訖事住持道士奚宗哲因太倉衛指揮使張侯漢請予為文以記之予維天下之理歴萬世而無弊者

曰誠曰正曰時而已故天下之事去偽而反於誠者其名正違邪而歸於正者其言順由小之大而適逢其時者其事為易成若東嶽宜祀於魯而濫及江淮以南是偽為也城隍捍外衛内庇及生民功誠不在坊水庸下故其神秩在祀典一實理之所在也非去偽而反於誠乎嶽祠像設大率以天堂地獄之説誣惑人心是邪道也國朝制禮凡所謂城隍神者盡革前代封爵前謚號而悉正其名不使雜於叢祠野廟之列非違邪而歸於

正乎又嘗攷之州初治太倉時廟制未備蓋嘗即興德廟祠之又嘗即海寧藏殿祠之又泰定甲子始有州前之廟逮今歷一百七十年而改遷於是是非由小之大而適逢其時乎然則是舉也有以萃人心之誠有以成祀禮之正有以適時措之宜上不費於公下不勞於民而事以就緒吾知神居安妥揚明效靈蓋將固金湯於億萬斯年與皇圖同其悠久庸詎直新改作聳觀聽於一時而已哉是宜楊侯有見於此而果於改遷宗哲等

圖昭侯之德而不敢後也文既成復請曰謀遷之初從吏其事而賛成之者張侯漢與其僚汪侯澄江侯英咸與有力焉不可忘也因併記之

城隍廟祈晴文　倪宗正

神奉天命守兹土而惟其禍福宗正奉天子命守兹土而惟其賞罰陰陽職分相為表裏天子又命宗正等歲祀月謁是又左陰右陽而托以輔宗正之不逮恭惟天以生物為心天子體生物之心以為心神與宗正奉天

命天子命守茲土雖一草一木一禽獸不得其生皆神
與宗正之責況生人之靈乎茲土去歲淫雨秋成已虛
民久乏食骨肉弗保顛沛流離餓殍載道茲土之民耗
半所望者今有年耳二麥將登積雨為淫節枯穗凋蒸
鬱内腐田疇既治水潦泛溢揷蒔維時無可施功秧始
發生隨即黄萎之食之民上溼下塗不能轉展輸販謀
生無門待死而已況疾疫流行十舉九殞茲土之凶災
神固監之宗正又瀆言者畏天命畏天子命而神與宗

正職守弗稱宜各罹於罰宗正恐懼修省愆德蠹政不敢有於身其才力之不逮惟望神是輔嘗聞天之命官各有攸司風以吹噓雨以潤澤日以烜熯霜雪以摧折四時以生以長以收以藏天特無思無為而已庶官各以生物之心而行其職正也今淫雨為災是坎官浸濫離官罷曠水盛火衰陽伏陰愆非天子之本心明矣且朝廷利病天子許宗正等實封奏聞伏望神悉茲土利病及民物不得其生之狀昭告於天分庶官抑雨師揚

日御竄雲霾降風伯用開障蔽聿回清朗天必降聽神言諒無阻遏其或山澤溪潭水陸之妖竊神權而肆虐者神惟指揮神師覆巢擣穴明正厥戮然後聞之於天其或厲鬼潛悲吐氣凝陰神其出陷脫幽超彼逍遥之境無使含冤呌號閶闔如此則神功感通天心喜豫祥飈煽和旭日布輝宇宙澄清山川光霽兹土凶災以弭為生人造福而宗正與有力焉不然則神與宗正惟待天罰與天子罰而已夫以宗正之庸下而受天子之罰

無怨矣神之聰明正直豈宜默默無為而受天之罰乎宗正冒昧狂言不知煩陋惟矜其愚悃而錫祐焉不勝悚懼之至

城隍廟在州治東南隅即元左丞朱清所建東嶽廟弘治十年改建

重修城隍廟記　畧文　雷中

崇明治西南隅有城隍祠舊遵禮制而建水旱蟲疫必於此禱第陿庳弗稱久未改作一夕回祿盡燬知縣長

垣李顯率諸僚屬捐俸一歲捐白金十兩倡諸好事者出資以助猶不敢專請於郡刺史丘侯然後市良材賃工役易故鼎新作城隍前後殿宇若干楹高明壯麗加於舊規營治於成化癸巳冬落成於甲午春義助可書者則備書於左云

崇明城隍廟在縣西南思敬巷

新建鄉社亭記　　顧清

弘治甲寅任邱鄺侯為吳縣令始至延見其邑人問邑

之名德若廢闕之當與舉者禮部主事致仕楊君循吉
鄉貢進士史君經醫學訓科盛君俌及鄉之父老合辭
而言曰故禮部尚書希顏楊先生博綜經史尚古力行
在仁廟初以薦起家入翰林為侍從若干年受知列聖
預修纂三朝實錄大為館閣諸公所敬禮累拜郕王府
長史陞禮部侍郎方大用公而公遽引年去景皇帝念
公之賢進尚書為官其一子為吳縣簿其始終全節見
於公自撰墓銘少冢宰文莊葉公之日記甚核為人淳

厚而坦夷貞靜而直諒非聖賢之書不讀非義理之文不窺孝慈友悌薫於鄉黨考德詢事無愧古人見於少師東里楊公訓導陳君永之之序述甚備葢宣德景泰之間士大夫稱厚德者莫先焉而歿不數十年垣宇蕩析邱隴弗守雖學宫有祠春秋不廢而閭黨之間聲響殆絶邦人興哀謂德鮮祐振而新之斯亦表俗明民之一事也侯聞而韙之其明年侯作康復之橋於至德鄉既成以羸材屬義官葉璋度地於其北得信心菴廢宇

撤而平之構亭焉牓之曰鄉社取史君所刻白鹿洞規古靈諭俗文列置於左右而位先生於其中乃告其人曰古鄉士大夫之賢者没得祭於社吾具於是焉俎豆公何如皆曰善此吾之志也非侯其孰成之於是以日之良具酒脯肴酹於亭下而作歌曰　惟吴有氓侯則煦之惟民之僻侯則矩之民德是懐侯弗我違我甘我辛侯則是知孰新斯亭侯實我教孰嚴公祠俾我民傚至德之鄉康履之陌昔為緇廬今也公宅褒德正回示

我民極勑爾婦子告爾鄰比侯爾父母公爾師資爾安弗師寧侯忍欺歌竟相與瞻戀徘徊如公復生有感泣者史君曰夫表先賢以勵民大義也興衰振微大惠也咸不可以無紀乃以其事走京師屬予書刻之貞石用告於後來者先生諱翥字仲舉鄺侯名璠字廷瑞與予同癸丑進士云翰林國史編修承事郎兼修會典華亭顧清記

鄉社亭為禮部尚書楊公翥建在信心菴内

石湖鄉賢祠記　　莫旦

石湖鄉賢祠祠石湖之鄉賢也始漁陽史君俊之為吳縣也一日觀民風出郊至湖上見穹碑立草莽中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寶燦然詢之乃知宋孝宗賜范文穆公成大之碑也有亭曰御書廢亦久矣君慨然太息乃出俸金而作新之一仍其舊既落成而君遷秩以去今任邱酈君璠以名進士來繼其職暇日與僚屬登亭四顧以為山水滿前景物如畫殆與西湖畧同惜不及西湖

之有鄉賢祠耳今文穆亦鄉賢也豈不可即是而祠之耶於是攷諸郡志詢之故老自文穆以來士之出於石湖者得二十三人或以科第發身或以材諝薦舉或以高潔見重而其道德功言皆足以師表百世而無間然者也遂準式為主序其時代先後書其爵謚姓名即御書碑後而奉安之題曰石湖鄉賢祠即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意也於是醫學正科邑人盛偁來請旦曰偁與君皆鄉賢子孫也史鄺二君作興之功如此事不可以

無紀乃伐石為碑而以紀文見屬竊惟石湖為吾蘇勝景當吳縣吳江二邑之交山川清淑之氣鍾而為人者豈止二十有三而已哉然二十三人者遠或數十世近或百餘年其骨已朽何以得後人之尊崇企慕如此哉夫然後知大丈夫之為人生不徒生死不徒死所謂道德功言師表百世足以美教化而厚風俗也不然彼丁謂亦石湖人也而真宗亦有宸翰之賜以世則在諸賢之先以爵則位諸賢之上今乃不獲與諸賢之列者何

哉後之人陟降瞻仰可以悠然思惕然懼而思齊内省之心自不能不感發而懲創矣大尹君表先哲而勵後進其功豈小補哉是為記若夫諸賢之出處行實則載於石湖志云

范文穆公祠堂記　王鏊

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公當仁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為未一年以小人不悦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為以言者

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烏乎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孔子孟子沮於晏嬰毁於臧倉終身周流不遇以死獨二公乎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絶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蘇子卿齧雪之操繳還閤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

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
都演武修文奬用名節閭與陸務觀諸人賡倡流風餘
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纎悉備見其
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
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烏乎其可惜
矣吳城西南十里許有浸曰石湖山曰吳山湖山之間
廢壘隱然即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别墅在焉其景最盛
周益公謂天閟絶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

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歸然獨存若有神物護持者焉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數過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斯及為御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三月廟成肖公像於中移孝宗宸翰陷諸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享祀如儀閭屬子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於

民效於國表於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王制禮之義乎侍御君之舉其於禮意協矣既以是刻於廟中又從而歌之曰　湖之山兮嶢嶢嗟公之節兮與山俱高湖之水兮瀰瀰嗟公之德兮與水俱遠吳臺越壘兮既毀且阤行春之圯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顧享兮慰我吳人之思

直道陳公祠記陳公名祚　沈壽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今上初即皇帝位詔天下諸司舉

廢興墜凡名臣賢士墳墓所在即時修理吾鄉直道陳公之墓增封加飾如制守臣又以公清忠直節備載國志仍具禮奉公位神於郡學鄉賢祠歲一修祀越弘治十年丁巳嫡孫冠以家無專祀懼神有罰乃謀建祠堂數楹將以揭虔妥靈謁於天官少宰吳先生先生題其額曰直道陳公祠復請記於壽以刻繫牲之石謹按公諱祚字永錫世家吳邑之南鄉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能自樹立由南鄉徙居郡城甘節坊以貲雄里中母顧

氏有懿行生四子公居次自幼不羣篤學尚氣治春秋補郡庠生永樂五年以楷書選至京六年應天府鄉試中式七年中禮部會試九年殿試賜進士出身尋改庶吉士入翰林明年上拔公河南布政司參議為政持大體多惠愛於民十二年言事坐謫太和佃户者十年洪熈初薦復起宣宗皇帝即位勅所司覆試之公皆擢第一除山西道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權倖斂迹宣德二年出按福建六年出按江西所至威望並著嘗以大學

行義勸上經筵講說上震怒勑提至京師并籍其家屬繫獄幾五年英宗皇帝嗣位復其家屬詔赦之正統三年出按湖廣發遼王不法事上怒徵繫論死後以王罪當見原改雲南道六年巡視江上盜賊屏息商旅便之八年陞按察司僉事激揚有方一道清肅十三年移疾家居久之乃具疏乞歸得報即行囊無長物晚號退翁杜門簡出所著有小學辨惑夫公以清才正學雅惟忠義數以直言遭貶黜而志不少挫信為吾鄉先望卒之

後蒙恩詔登國志列鄉賢宜也一時慕公之風而興起焉者遺像有贊入祠有牘石刻有志有表有記藏於家有傳有狀有録與夫哀有詞輓有詩固足以發揚公之盛德無容喙矣壽念自齠齓時聞鄉人誦公之言行每為之拊髀興歎於冠之請敢不勉從是堂之作始於是年正月二十九日集材鳩工衆力齊事踰時棟宇翬飛青赤炳煥其規制悉如五品之式中為一龕以奉僉事公像又為別室四龕以祀髙祖誠齋府君次曽祖即僉

事府君次大父教授府君次考存齋府君其曾祖之龕是將親盡不遷而為陳氏之始祖也四月六日工告訖功冠乃備物具服率宗人祭之又垂顯刻以示久遠可謂孝矣因系之以詞其詞曰　陳實舜後維世遠哉傳德襲訓踵生多才山川効靈刀發於硎岔直如矢為世典刑三黜以言秉志不易朝奏暮疏功維社稷生榮死哀登志入祠宜建影堂維靈居之由高及曾同堂異置若祖若考爰述爰繼時有明薦孝孫惟寅以延百祀無忝

神明

陳氏祠堂碑　　王鏊

弘治已酉姑蘇陳氏治第於郡城之卧龍街始作祠於正寢之左越三月祠成於是太學生悅率其宗人得是月丁夘祗薦祀事大小和會遠近來觀已乃具書走京師求其友翰林王鏊紀其事以示來裔俾知所以作者惟陳氏於吳中為巨姓然自故福建僉事公始益顯公永樂中以進士為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

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中起為御史復上疏勸講大學衍義或指其語涉譏訕閽門繫詔獄五年出復發逮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而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其後府學生王養浩等數十人相率言於部使者郡學故有先賢祠祀唐賢陸中允而下國朝若周文襄公故提學御史孫公陳公及公或深仁粹德延被吳人或孤忠勁節警動海內而廟祀未及後人昌勸於是有司奉公入

鄉賢祠今上即位有詔修名臣墳墓公墓在吳山極花塢葬故有闕所司祗奉詔旨相與治碑碣華表石羊虎如制且禁人無得樵牧而復其為後者一人使專護守於是其孫悦退而歎曰唯先公忠義聞天下墓有封祀有祠而家顧無專祀歲時饋獻仍陋就簡不肖不孝罰其可辭乃作祠如禮堂為四龕西以祀高祖府君次曾祖府君次即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飾悉如五品之制且設巨龕於寢以奉公像曰是將親盡不遷為陳氏始

祖云詞曰　國有正氣䀨時屈伸在屈而振展也維人公在河南以言得罪十載太和若終把禾帝思良臣起為御史公拜上言言固臣事臣有一編請置之陛朝夕勸講四海其乂或從閒之詔獄是縈闔門縲絏百死而生詔恩朝赦暮巳抗章謫藩府隱帝聞為驚初驚後繹維帝之明古有汲黯拾遺為志亦有魏徵勸行仁義較其所處孰難孰易堂堂陳公今復有之廟祀嚴嚴邦人之思邦人之思況其孫子作廟於家爰及其自同堂異

置籩豆載登春秋饋獻百世其承

劉塘王氏祠堂記　楊榮

古者諸侯大夫士之祭其先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而祠堂之制未有也漢世始有即先人之墓以為之蓋禮之變者也宋之大儒乃定其制始去墓而營於家殆又變而得乎義之宜者雖非古制而後之君子皆取焉者何哉蓋諸侯大夫士之有廟者以有祿位之貴也禮度秩然不可亂矣叔世之士庶人不得立廟而祭於

正寢者以布衣之賤也禮度秩然不可亂矣叔世之士既無禄位貴雖未迨於諸侯大夫而視庶人之賤則有逕庭祀先之禮奚可終殺歟然以廟則上僭以寢則下淆創祠堂以祇事焉不亦可乎用是沿襲至今雖賢智亦莫之能改也蘇之嘉定王氏居邑之劉塘鄉稱士族之賢曰士昌思自厥考仲名甫以上世事儒書而圖所以紹承之遠力舉子文以世世其家且篤於為善以義方訓子孫以雍睦待宗黨以誠敬交際朋舊尤親近士夫

君子以游處討論孳孳不怠家素豐財不吝施予而貧窶多得之所謂富而好禮者歟平居切切於孝思而興夫追遠之念乃命嗣子璿等鳩工萃材於居第之東建祠堂若干楹用妥先世之靈歲時率諸子孫嚴祀享以展孝敬所以事其先者有道行諸已者有禮矣以篤率其子孫報夫本始者良不在是歟祠堂之刱以永樂丁酉之春迄今二十餘年未有紀其實者慮無以傳示乃致書吏部考功主事夏仲昭禮部儀制主事衛以嘉謁

予文歸而勒諸石予嘉士昌之篤於孝其所以為此者實有關於世教焉故推本祠堂之制如此為文以畀之非徒以示其孫使善繼而不忘亦將以為世之勸也大學士楊榮撰

崑山縣城隍廟記　　沈魯

國家受天命奄有方夏奠安元元以統承萬國俾分職任功顯幽罔閒惟是小大郡邑山川城社咸秩祀事與天子之命吏同憂恤之寄焉其所以代天理物莫不一

極其至而城隍保民為重廟祀固在以義而起崑山自唐為吳望縣光化中錢鏐攻毀其城宋世承平三百年柵竹為防而已元社將屋而始城之城隍則廟於縣治南百步國初增崇祀典規制堂宇徙於馬鞍山麓歲久摧敗宣德紀元之九年盧龍任侯豫尹茲邑大修山川之祀至於廟下懼日益墜弗舉乃召父老而告之以禮事神之義慮財計庸易故而新之以完固重門後寢深靚嚴密神妥其靈式歆禋祀既落成之明年而侯去十

五年而侯之明德克孚民不忘於思於是王惠均澤高瑞世祥相率而之予曰吾邑廟祀惟是顯厥靈赫自攺𠡠於今七十祀吾境内疾疢不興風雨時正六府三事順成卧赤子於衽席職神之由侯以忠信成民而禮神神人延釐益垂寧祉請於麗牲之碑以紀成事俾為後規隨也竊惟天子之命吏與神同食兹土相須匡輔坐堂陛而司平於民揄方明而禍福之顯幽不同而憂恤之寄同咸有嘉德依人而行則夫神之獲安其室職有

由然哉其辭曰　有廟奕奕於山之陽有赫厥靈實司其城惟城惟隍民保民障神亦依憑光霽肸蠁歳歴彌久敝其室廬尹哉任侯為恤為謨式廟以增堂寢具考神有神廟民有攸告司邑惟侯司城惟神咸底於仁合於太鈞我民報祀無怠來者載書示徵勒之宇下正統十三年春正月吉日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王鏊

吳故有城隍祠在子城之西南陬莫詳其所始唐天寶

中採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五年刺史錢元璙加宏飾焉至趙宋時有勅封忠安王嘉泰三年加號順應嘉定九年又加號威顯寶祐三年又加號英濟國朝則惟稱蘇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以舊祠庳陋乃徙雍熙寺故基在今吳城之乾位蓋百三十年於兹矣弘治十三年住持戈原廣言於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凡守土官始莅事及朔望必躬請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且就壞棟腐桷摧墻頹𥕍圮肖像黯昧不稱瞻

仰曹侯曰唯神與予分理吳郡予理其明神理其幽吳下頻年風雨調順稻麥豐登冦攘帖息疫癘不作茲神之賜予其敢忘乃下令境中願新神廟者聽又命義官某等董其役於是貧富爭施厥財恐後掄材程役完舊勅新明年春正月始事至九月僝工殿宇峻整廊序透邃門墻顯赫過者悚悅會曹侯遷去東廣林侯世遠繼之求予紀其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蓋起隋唐之際吳越之間今京畿至郡縣遐方絕徼罔不嚴事且山川林

谷丘陵表畷坊庸古皆有祭况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
寇偷婦子安畜牧遂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邪固可以
義起也况時有所尚敬有所偏今自朝廷及於閭閻祈
靈丐祥罔有晝夜水旱蝗蝻則禱之疫癘夭札則禱之
凡有求則禱之有疑則禱之而神實能昭答陰祐儼乎
如臨其上至其家可謂靈也已予故著文於碑以彰神
之威靈詞曰　於赫明靈作鎮南服上帝嘉之寄是
威福浩浩幽遐星矛霜鍔誅斬妖魔良愿攸託祓災

名祥雨暘斯若老稚熙熙閭門夜開維神之賜其可誣
哉清廟有嚴曹侯所飭林侯紹之邦典維秩醞牲奠糈
歲事孔修福我邦人億萬斯秋

萬壽祠記

顧儒寶

五王自唐光啓中降靈於徽之婺源其初邦人祠之歷
年多而施澤於民久禦災捍患衞國有功登祀典封王
爵宜也惟神無方由邇而遠行幾徧天下吳門距徽千
有餘里民之敬信過於他邦懷香裹糧而往拜者歲不

知其幾猶為未足以展其朝夕慕仰之誠始建行祠焉祠在吉利橋西南可百步其地乃朱氏故園古木蕭疎清流映帶門徑通徹誠為一郡勝地神之妥靈蓋有攸自或云祠始於宋之建炎正殿則重建於嘉熙時比丘圓明為之洎寶祐甲寅通一鼎剏大雄殿於東序景定而後正知善已相繼修廟事一新三門重闢兩廡既而行日亦克善繼月有閱經之會歲修慶佛之儀晨香夕燈靡不崇向皇元混一百神秩序五王靈顯視昔有光

至元間行日勸信士孫子發偕弟子榮專建華光前閣而後閣則元貞以來集衆力而成大德間如海出囊中餘資買張氏基地以廣其居復置楓橋常稔之田永爲贍衆理葺祠宇及長明燈油之需延祐丁巳建圓通寳殿乃寓公葉武德倡率衆緣樂成之其西有菴署曰上善徒弟淨德輩居之以奉祠事斯廟完麗甲於他祠雖曰人謀實由神相轉舊爲新化頑爲仁亦郡政之一助也邦人語僧曰豈無紀述以傳將來一日僧書其槪謁

予記予謂神之靈無在無不在水旱疾疫有禱必應者神之靈出入起居罔有不敬者人之誠有誠則有神求神於誠之外則荒矣昔人云見廟社則思敬是則廟乃誠所寄也或者以為福善禍淫之道自有默運潛庸於形聲之表其果專在於廟歟曰不然聚其誠而久其敬廟固不容無也甲寅初元勅賜祖廟為萬壽靈順此宜曰萬壽靈順行祠乃甲乙住持燈燈相續至今幾二百載矣成之良為不易嗣而葺之將有望焉郡人顧儒寶

撰

況知府重建五顯王行祠記　　劉鉉

今之蘇五顯王廟於和豐坊者或謂宋崇寧間其地舊有浮屠嘉泰癸亥僧普智始菴於其旁名如意而與其徒德晟於徽之婺源刻木肖五王及他神之像歸置於菴復售鄰地以易其廬寶慶乙酉遂建閣名華嚴上以度經下以奉五王至咸淳中又撤閣為殿而旱暵水溢癘疫之禱悉有奇驗所以士庶歸心信崇深篤國朝洪

武初又規其地以廣府治而廟蓋有改作焉迨今八十年梁棟壊腐甓瓦破缺丹堊漫漶時知府沉侯鍾爲郡既久弊剗惠敷郡大稱治凡所當行靡不興舉侯乃謂五王既克衛吾民而廟貌不振若是豈稱民之所以報事者乎遂約其聯官同知邵諶通判潘叔正推官方矩經歷王真知事金鑄照磨趙中檢校王善以祿奉之入節縮其出銖積寸累又率好善樂佽之士共得鈔若干萬貫於是度材鳩工葺舊則正殿旁殿樓閣碑塔楮爐

剎竿新作則三門兩廡厨湢正殿之前有亭旁有過廊總二十有六楹先是廟南畫於鄰垣中庭湫隘兩檐相逼至是貿其南地退樓閣之址於南北各丈餘越幾月告成庭既閎豁破完腐堅漫漶鮮好貌位嚴睟者益麗於前威靈炳赫者知信於衆侯閒屬予為記予聞五王者之降靈於徽以致享祀封王其能禦災捍患可知廟於今固宜且行祠之徧於他郡者亦其神之無方感而即通利澤之施既弗限於遐邇則人心之向又奚當閒

夫彼此況其精靈之妥於吾邦既久為蘇人之捍禦既多廟於斯亦宜是知侯等之所以新是祠者豈有他哉欲三辰順軌一元調和葢寒暑節雨暘時百物植上祝聖壽以齊天下福吾民於悠久是皆可書故為之記董其事者郡人王信勝偉徐誠盛泉也正統四年歲次己未秋七月初吉立行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彭城劉鉉撰

靈官廟舊名靈順行祠在胥門内朱家園名上善菴

宋嘉定二年建一在西米巷名如意菴宋嘉熙四年

重建國朝正統中知府況鍾重修

宋光宗封五龍勅

平江府靈濟廟第一位龍王右可特封東靈侯勅平江第一位龍王等朕雖不令祠官祝釐專鄉獨美至四方長吏有為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於其方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義矧惟五龍以時節雨暘功著近甸良二千石雖不言禨祥而具道所以

然之故文詞爛焉爰錫命書秩以侯爵則所以寵嘉神貺以從民欲何如哉尚終惠之俾世世享可依前件奉

勑如右牒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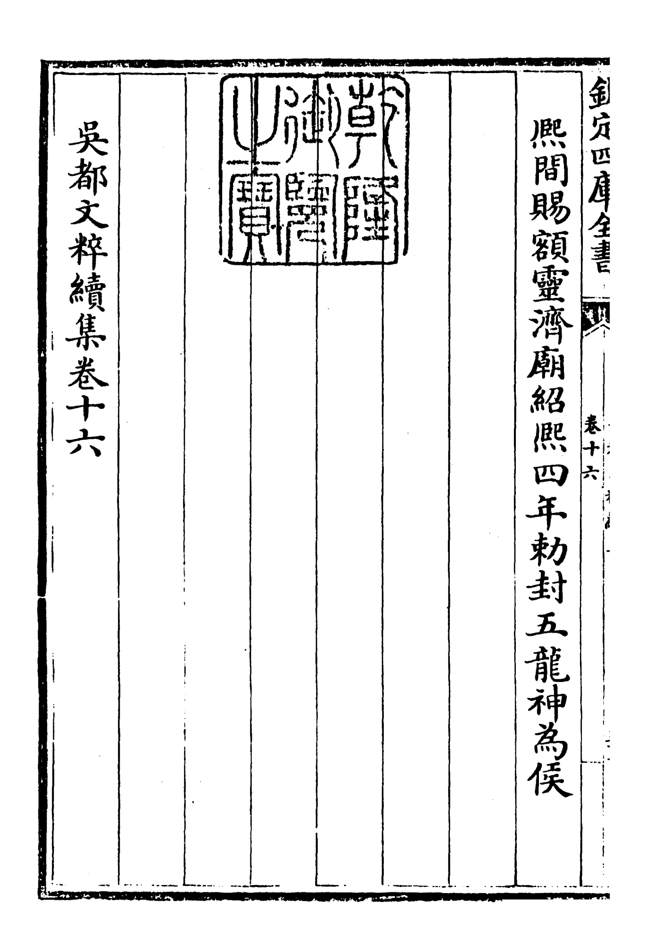
紹熙四年五月九日右勑文五位同但王封號别耳其勑尚存廟中主僧寶之

跋　　王爟

東吳靈濟廟五龍之神以時節雨暘功著近甸宋季紹熈閒錫命秩以侯爵一以封為東靈侯二為西成侯三為中應侯四為南平侯五為北寧侯各以勑文而寵嘉

神貺其利濟之功禱祈之效迄今著於前民懷惠者多矣柰因歴年𣷋久神廟傾圮惟古碑勑命存焉正統初奉勑知蘇州府事況侯重建祠宇輪奐一新予忝知屬邑伏覩宋朝褒封勑命卷帙散落恐久而湮没遂裒潢成冊以圖傳於悠久守斯廟者務在恪遵而珍藏什襲慎勿忽諸時正統六年歲在辛酉春端月上澣直隸蘇州府長洲縣知縣滎昌王燿

五龍堂在今長洲縣東南唐貞元中建李紳記宋淳



熈間賜額靈濟廟紹熈四年勅封五龍神為侯

吴都文粹續集卷十六